

以不同的身份、不同的环境、不同的经济条件决定了人物的行为——说台词不只是念而已，要把更多的信息附加给人物。”

“巧珍”这个角色，为她赢得了飞天奖最佳女配角。

## 小辰光就住在安福路

曹翠芬刚到上海剧组的时候，大家都以为“从北京来了一个巧珍”。却不知道，她其实是个上海人。时光荏苒，眨眼间《上海一家人》都快30年了。曹翠芬从上海移居北京也几乎要有70年之久，久到她都有点忘了上海言话哪能讲——但实际上，她生在上海，小辰光就住在安福路春华里。

小时候，家里楼底下住着一户卖鱼人家，这是市井生活留给曹翠芬的最初印象。她对上海的记忆，在和妈妈坐着黄包车一起上街买东西，在端午节的粽子，也在上海过年时家家户户会吃的什锦暖锅里。

“初到北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？是怎么有泥地——我在上海是没有见过泥地的。这是北京带给我的第一印象。”

六七岁上，她随父母一同搬家到北京，父母爱好文艺，她也耳濡目染，16岁就考进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预科班，18岁进本科。尽管后来才意识到长相不算老天爷赏饭吃，但曹翠芬还是很庆幸自己当年初生牛犊，敢想敢闯，才能最终从事这份让她钟爱一生的职业：演员。

“家里人做的不是影视行业的工作，读书以后我喜欢看电影、看话剧，自己也不知道我能在这方面

她对上海的记忆，在和妈妈坐着黄包车一起上街买东西，在端午节的粽子，也在上海过年时家家户户会吃的什锦暖锅里。



上图：曹翠芬接受《新民周刊》专访。

会有什么发展，就是喜欢而已——那会儿我也不知道自己的条件并不好，虽然五官还算端正，没有歪鼻子歪眼儿，但是作为演员来讲，老天爷并没有给你一个非常漂亮的脸蛋。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演员，演戏需要的内在条件我还是具备的——我比较容易相信规定情境，你提供给我一个环境，我能相信，然后我也有欲望去表演——我觉得这还是做演员比较重要的条件。咱们外在条件不好，自己就多用力。”

考北电预科班时，她遇到的考题是创作一个小品：到公园去玩，一条蛇突然窜出来……“就给我这么几句话。我就想啊，我是怎么会发现这条蛇的呢？可能我在聚精会神干一件什么事——小女孩，可能正在把一朵喜欢的花、一片叶子摘下来，夹在书里头。然后隐约感觉

到身边的青草堆里有什么东西在爬动，猛然发现是一条蛇……一下子就激动了。我小时候脸比较白，一激动就涨得通红，考官可能觉得我把害怕表现得挺真实的吧。”

顺利考上了电影学院，但时代却给女演员使了个绊子——1966毕业那年，遇到“文革”，留校三年都没法分配工作单位。“到第二年才有生活补助费可以领，本来应该是出去工作自力更生的年纪，却还是靠着家里。”折腾到1969年，又轮到下部队，“接受解放军再教育”，部队的水稻田在河北蔚县的黄梅寺村，曹翠芬和同学们就这样住在老乡家里，插了4年水稻。

直到周总理讲话：这批艺术院校学生该分配了，曹翠芬这才有机会进入工作岗位。她和北电的同学、一起下乡插秧的丈夫谭天谦同时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，成了演员。1973年，曹翠芬终于离开稻田，走进北影厂，参演了个人首部电影《南征北战》——这时，距离她毕业已过去了7年，她也已经29岁。

## 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

如今恐怕很难想象，一个女演员22岁到29岁，最好的七年就这么荒废了。农村给了曹翠芬丰富的生活经验，这恐怕是那段时间仅有的收获。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西